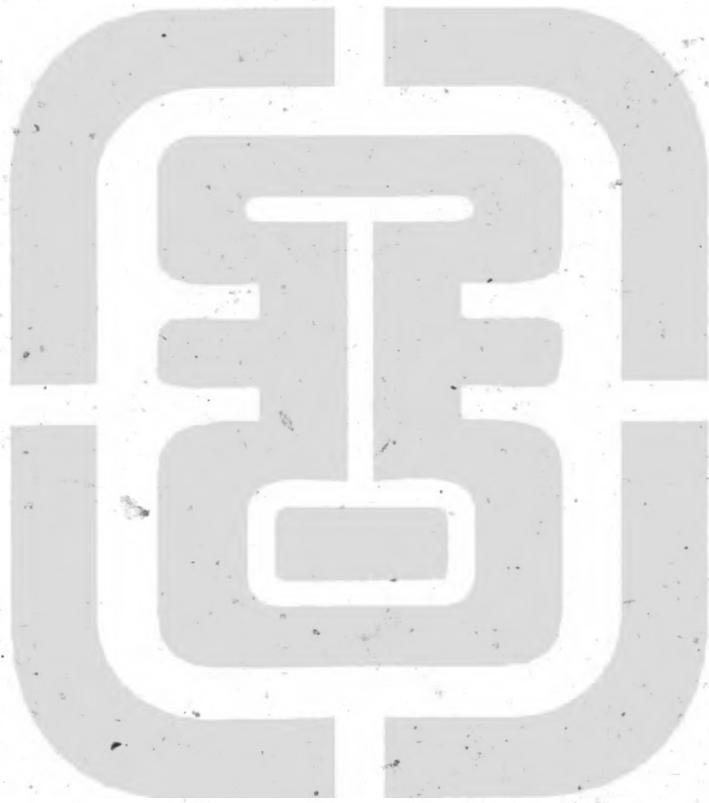


申

14

33



海涵萬象

明 四明黃潤玉南山著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任其
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
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
神而能如人心震怒也

予幼時戲將豬尿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于內用
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
是卽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天地閒一氣右疑左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轂

之中轂轉遲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

漸急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

星必日暮而見故月令中星候于昏也

星土猶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

星象此制始于周末蓋天象圓轉不常難比地形一

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

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亡矣論星土者何

汨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譜

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雪凝爲六出冰消時六出霜結成六出皆陰數也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

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腎

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口

橫而睛舌凸動而陽也腎屬耳肺屬鼻反動而爲陽

肝屬目脾屬口反靜而爲陰心舌居動靜之閒而心

聲形于舌舌音發于心是心舌者又一身之主也然
項圓而頰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通
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
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
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
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人身中二氣氤氳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

閒二氣氤氳而降雨露在天神亦莫知其然

陳北溪云樂以祀神禮以祀鬼此言非也樂記論聖人
制作禮樂合于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卽爲樂樂之
節卽爲禮鬼之伸卽爲神之屈卽爲鬼禮樂是政
之張弛鬼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和
當節不節則違禮樂當屈不屈當伸不伸則違鬼神
可不慎乎故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
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

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
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
妙用也

鬼神無形聲漢武帝見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怪燭
理明則鬼怪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說
凡人有生精氣神三者而已天氣周于一身而心窩之
氣獨虛精聚于五臟而心窩之精獨秀神發于七竅
而心窩之神獨靈蓋所謂心乃神明之舍也然孟子
所謂操存舍亡者神之所爲也神之出入其妙無方

要必敬以存之則不放矣

人身卽小天地也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
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
凡人之臟腑十二絡有病則面色因之而變常猶岳
鎮十二州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面
色易形故以養心爲要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程
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
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仁如黃鐘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

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于律信則四者無僞也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爲兵置屯田以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敵宜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時其弓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兼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人家中饋必婦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吾夫子專主易而云爾故說卦傳天地定位等句先天之學伏羲則河圖之卦位也帝出乎震等句後天之學文王則洛書之卦位也觀戴九履一是坎離之位餘位皆然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莊子逍遙遊一篇安于所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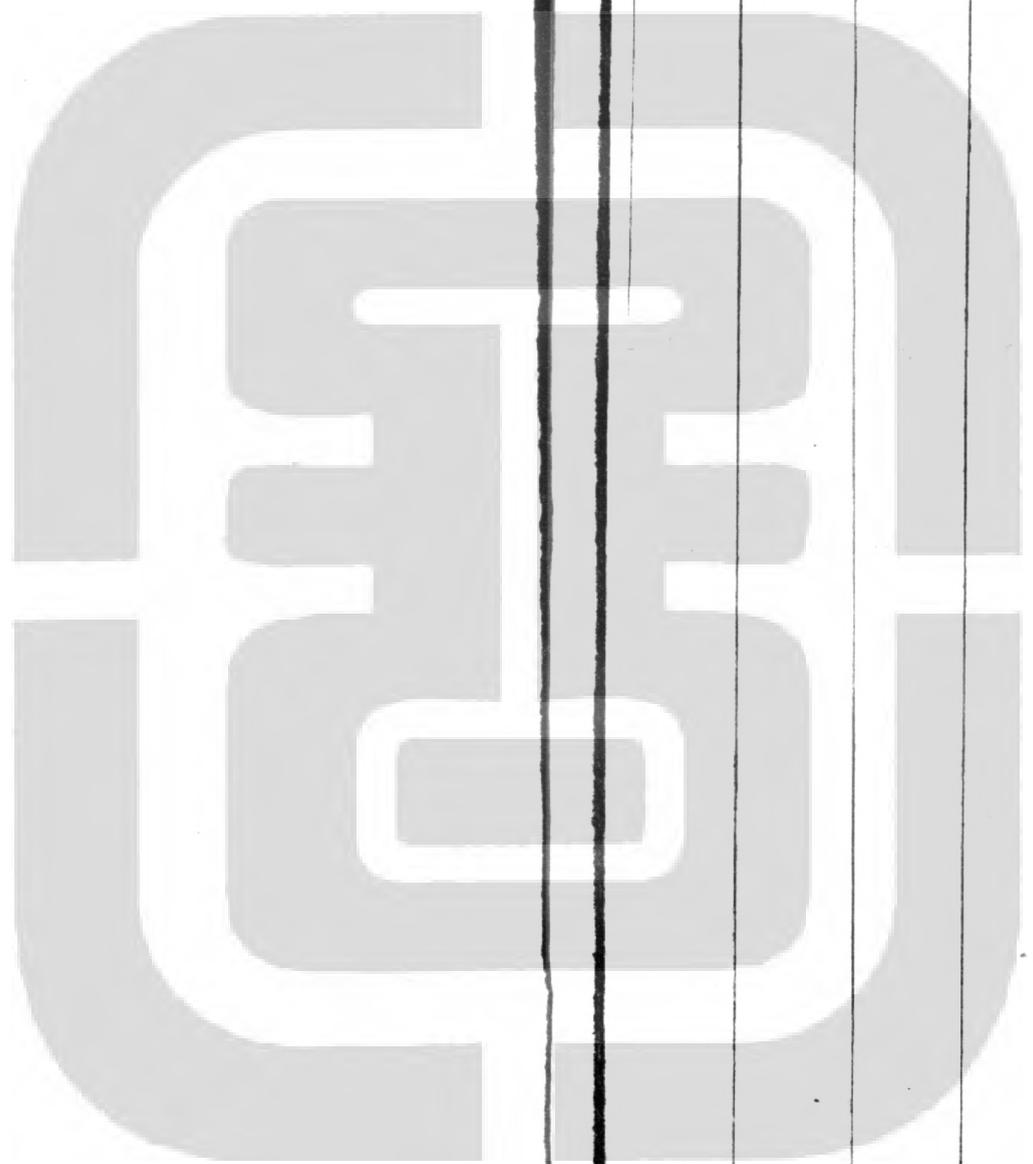
文中子判心跡之言恐集者誤也

孫子十三篇宜分經權爲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以上謂之經以下十三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修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得之輕命其語棒棒見血必商周時人所作讀者試詳之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變蟋蟀及其變盡了方是化故曰化生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乎



二谷讀書記卷上

明 樂清侯一元 著

知大小遠近之一則小物不得不勤近言不得不察細
行不得不矜知幽明之一則祭不得不誠遠不得不
追知德容內外之一則獨不得不謹知父子兄弟之
一則倫不得不惇

聞一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喻其明之體有盡有
不盡也聞者聞之夫子也聞之簡編聞之師友而有
盡知不盡知者生質之美惡學力之淺深所謂一能

之十能之者也駑馬十駕則亦驥之千里矣
盈必毀天也窮則變易也聖人以此前民之用裁成輔
相以順天命雖陰符之養生老氏之處世蘇張之干
時白圭之殖貨靡不有闕於是

氣之駁爲禽獸而有鳳麟氣之純爲人而有商臣叔虎
聖人純之純也梟獍駁之駁也雖然鳳麟梟獍其形
則異也聖人之於人其形非有異也是故君子有弗
性之學使商臣叔虎而遇聖人安知其不爲克讓之
虞賓克諧之瞽象乎

無夢正也六夢緣感皆非正也無感而夢神之所爲也
故曰正夢

慈湖天資高明而不克之以沈潛至于論語無意疑大
學誠意以孟子勿正心疑正心易不云乎言不盡意
立象盡意又曰聖人之意曰獲心意孟子亦曰胸中
正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正心誠意何害于理乎
以周公之知亦知死生有命一定而不可移原始反終
游魂爲變一往而不復也而金滕之禱求以身代元
孫與旦之語諄諄若平生何哉此肫肫之仁根于心

學海類編
而不可解者也故曰仁也者人也病之有禱終之有復斂之以三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心之誠然爾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真大學註疏也更別無正心以下工夫故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段專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間斷惟獨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閒也

論語一書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易曰不習無不利是言成德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曰積善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曰緝熙曰日就月將曰念茲在茲曰集義曰擴而充之曰熟之而已矣皆是物也

大學誠意章曰謹獨正心章言正心修身章言修身只此一理更無二學故程子稱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卽不言正心修身不爲少如本文稱一是以修身爲本孟子稱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又言心正莫不正董子亦稱心正而朝廷正而不言誠意皆不爲缺以其本無二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體曰五性其用曰五倫萬善萬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事具是矣故親民亦只是明明德之事然明明德己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己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家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將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而後王者之心始慰矣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爲也故曰平天

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身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恂慄在內故曰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甯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述之止于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皆的然有見之言

格物致知之無傳何也凡傳者將以繹夫教者之意也而所謂大學者聯之師儒則既親師取友矣陳之詩

書禮樂則既誦詩讀書矣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猶言格致之道以誠身也而又何傳之有且大學之傳惟誠意一章而已餘特發明相因之理以見達道九經天下國家之理無往而非誠意之功用何傳之有哉

程子主敬之旨謂前人所未發殆非也千古以來只有此學堯典第一義曰欽降汝命官治歷熙載無不曰欽者孔子曰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戒慎恐懼臨深履薄皆是也蓋敬者警也常存其心之謂警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故存其心所以養其性視聽言動無一而不敬不問于出門使民不限于人已卽所謂自強不息所謂敬以直內久而熟焉則恭而安而至誠之無息亦天運之不已矣

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爲無頭學問冤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也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儒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

學海類編
傳哉物格知至而意不誠則所謂知及之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格至之功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人不
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實踐內則誠意正心外則修
身己德一明而家國天下之道畢舉矣故知大學者
韓子也

不明乎善則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不誠乎身故
曰人不學不知道

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魯多君子則子賤
以成其德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傳習錄說格物正是誠意耳蓋曰意之所在必有其物
物之不正則是自昧其知故必格而正之是真思誠
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舊說之完也

良知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致其良知以充
滿其量尚安事學顧氣質不同于是先覺則有教後
覺則有學資先覺以明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先覺
也事事物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事事
物物也謂先儒卽物窮理如求孝于親之謂嗚呼先
儒果使爲子者求孝于其親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具于心此誠分析之過啓後學之疑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已大詳密矣豈可析理於心而言之乎析之有以極其精然後合之有以極其大此先儒千慮之失誤在然後二字

陽明之說格物卽是誠意分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爲能格斯謂之致斯謂之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問學等語一切掃除創爲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取友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羲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

二谷讀書記卷中

明 樂清侯一元 著

傳習錄以好色惡臭接時是知一接便即有好之惡之之心是行故曰合一此正有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誠也誠明之謂性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心之于理義一也目無所蔽故好色必好鼻無所壅故惡臭必惡今以眾入之心有蔽之目有壅之鼻而遽責之以誠好誠惡之用難矣學問之道所以求其放心撤其蔽決其壅以全夫耳目心知之本體者也

學海類編 卷中
朱子踐履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行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

微生高若果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是則詭隨之曲士也烏得直名而聖人亦何庸辨其非直乎高蓋有意于爲直者也其無不謂無者恐以不直見疑於人故必曰有而乞鄰以塞之耳此求直而反曲也故聖人辨

之

書云如保赤子孟子卽以兄之子言之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觀古今服制亦可知俗之敝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况其子乎第五倫一夜五起猶外之也故程子曰只此五起不起便是私意

傳曰知老而日多者也而又曰老將知而耄及之何也能養其志氣則年彌高而德彌劭矣不能養其志氣而血氣是任則壯而老老而衰者固其常也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之中政事最先

學海類編 卷中
乃土地人民之本也晉文公欲全其信甯失原衛嗣君欲必其罰甯以一左氏易胥靡霸者且然况王道乎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于子懷之三年不以爲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子也有三年之愛亦猶言蕭瑀不生于空桑夫非盡人之子歟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子路子貢所疑於管仲者不死而夫子答以相齊所答非所問也蓋管仲輔紂本不義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故不責其死而非取之也程子之論精矣若仲之心則不能知其不義而不用死也

人不知而不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皆語夫一時之變君子不以易其常也正以其無與於我也然而實之從名名之從實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轟雷霆也故曰令聞廣譽施于身又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孟母三遷蓋好事者傳之耳如其言孟子少孤三遷皆
兒戲時也而孟氏書所云前喪後喪棺槨衣衾之美
三鼎五鼎之異者豈爲兒時事耶

心有度義有長短故男女授受親迎禮食有時而變然
而枉尺直尋孟子闢之何也蓋度其長短以赴禮則
可度其長短以赴利則不可誠以赴禮則枉亦直也
隱父諱君是也以趨利則直亦枉也雖功高五霸君
子羞之

援嫂之溺隱父諱君卽其援其隱其諱皆是也似枉而
實直也不待招而見諸侯卽其見已枉矣又將計後
之尋以償前之尺乎故曰勤小物矜細行又曰勿以
惡小而爲之

子路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九合諸侯如其仁所答
非所問也而聖人之微意可見矣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之於人大矣非成仁也取
義也君子不徒死也仲而死糾于仁義無取焉子曰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九合一匡所謂仁功也奢
而犯禮焉得爲仁使仲而死糾與由之死輒一矣皆

學海類編 四 子類
非所謂善道矣是故夫子之告子路蓋因人而言之者也

孝哉閔子騫記者之詞也師之于弟子也名之此蓋閔氏門人之失亦猶孔氏之徒續春秋而特卒孔某者也

捐階焚廩適不死耳兩笠自捍蓋後人爲之說也出偶出也而瞽象不知故從而捨之也後人誤認出字故有預爲匿空譎詭之謀從空旁出必不可成之事而傳云有無不可知則非後學之所知矣且下土實猶

井舜乃潛出安得猶爲以方之欺乎匿空旁出矧而後可人則不如是也然則其曰奚而不知何也曰此言瞽象平日殺舜之心舜非不知也號泣怨慕象憂亦憂是其知之之證也若預爲匿空以防其謨蓋潛歸鼓琴以待其來見曾是以爲舜乎爲此說者是知箕子之佯狂而不知比干之剖心也知衿衣鼓琴恭己南面之爲舜而不知廩上之灰井中之泥之未嘗非舜也其貽禍後世誤長孫房杜以成唐太宗之過不亦宜乎

明友喪明則哭之何也喪明篤疾近死故喪禮處之
權只是經程子精義之言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謂
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也經者常也男女授受不親禮
之常也嫂溺而援禮之變也而運之者權也權而得
中變亦常也故經對變不對權漢儒云處經事而不
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是猶知經之不可以對
權也朱子云經之與權亦當有辨似不如程子之確
也

夫子之答問亦有因人者司馬牛訥言之誨是也譬之
醫師之用藥急而不治其標不可也然而爲仁之方
實不外此司馬公以教元城衛武公以自警南容以
成德皆是也蓋治本治標均之爲扶持元氣耳

二谷讀書記卷下

明 樂清侯一元 著

舍者爭席非莊周本旨也蓋言陽子居本以舍者爭席之質而飾之以成避席避竈之事故見誦于老氏退而失其故步也若夫爲道者固不欲爲戶屨所保而哀駘它之傾一國王駘之最一方自有以致之也此亦莊氏王霸之辨

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之學問之道具是矣

噫公命我勿言於義無害所謂密禱也大抵鬼神之理
機緘潛密亦如今術數占卜皆惡夫泄之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爲初學指引路頭耳孔子曰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無以尙之學習之悅朋來之樂
皆是也故曰智者不憂以其樂天之命也君子坦蕩
蕩心廣而體胖仰不愧而俯不怍無入而不自得也
而待尋乎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蓋古之教也傳者或以是衛輒則
非矣自義帥尊等而上之至于祖故禘之祭上祀之
禮不以父辭王父命皆帥尊之義也以王父之命而
遂無其父也則可乎無父則亦無王父矣有王父之
命則亦有父之命矣夫萬古不易者心也輒則失其
心矣而傳者亦不求諸其心何哉

鑑以空一天下之妍媸衡以平一天下之輕重規矩準
繩之于物皆然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博學詳說審
問明辨所務不一而皆以致力乎其至一者也蓋體
用一原一實萬分萬分實一也

莫非命也盡義則正不盡義則不正而皆無逃于一定

之數也孔子所謂知命者蓋如此不求盡義而但知趨利避害者固由于不知命而或以術數預測天道則亦不知正命而非所謂順受者矣固命也然君子不謂之命如紂多罪而曰有命在天德宗播遷而曰不由盧杞是也孟氏發明天人之際無餘蘊矣

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天固使之也如雞之伏獸之乳仁心自然理固然覺固我也覺之則人也合內外之道也韓子聖賢時人之耳目本此

誠則明矣神明者心之本體也故至誠可以前知蔡順齧指巨鄉夢友顏含察色皆其誠之極也不足爲異孟子一書論語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卽孔子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

爲天子之父則其位可以殺人而不死八議是也爲舜之父則其道必不至于殺人底豫允若是也有敝屣天下以全其父之心則必有尊之養之之法而士師之法亦可以通其權於八議而不爲撓矣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桃應可謂善問孟子可謂善答所謂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者也漢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時家令之諷高帝也其有斯慮乎柴守禮殺人而世宗不問則君臣心政胥失之矣

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桓子也而爲政則首隳三都若不
利三桓者何哉蓋夫子固以憂魯而亦所以憂三桓
而全其世也冉有之徒乃區區以顓臾爲季氏憂豈
不謬哉觀桓子屬其後以必召孔子則旣悔之矣而
天未厭禍卒不見東周之治悲夫

仲子井上之李蓋有意乎西山之薇也不知伯夷之于
父子叔齊之于兄弟而扣馬之諫依依乎君臣其所

爲逃國避世死而無怨者正以大倫也仲子有母而
避有兄而逃欲以市廉其如廉乎哉

小由基之射特手熟耳蓋曲藝莫不然故痾僂之承蜩
乃凝於神夫人亦熟之而已矣

昔人云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怒卽是爲人推而極之若
閒居之儀不同于接物屋漏之色有異于在廷皆爲
人也

易本卜筮之書如利有攸往利用行師利見大人利遷
國利用禴利用賓于王童蒙吉納婦吉之繇卽今出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子類
行出師見貴移徙祭祀求官入學嫁娶等占耳數也
而理寓焉六經自秦火後或殘或廢而易獨以卜存
故言理者莫尚焉玩占固當圓融而亦各有端緒要
之不越吉凶悔吝四者而已若必以三百八十四事
爲不該而滑稽其說以求通則非矣且世閒固不止
三百八十四事而亦豈必三百八十四項占法乎
丹鉛錄云筮短龜長非短筮也卜者據一時之占短長
之耳然則洪範稽疑主龜而不主筮何也又周禮大
事卜小事筮

丹鉛錄引師經撞文侯事以爲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
非也賦六詩之一詩必成文文侯之事蓋詞未及終
而師經畜之耳優人批唐莊宗李天下亦如此
任人一章權之謂也執中無權便是執一所謂非聖人
不能用不能盡其用耳卽夏葛冬裘飲湯飲水無不
是權也惟義所在義之與比非權則將有非義之義
非禮之禮矣

撝謙美德也懲忿善道也而聖人恥足恭匿怨蓋惡其
不直也故微生之惠冉有之攝皆見棄于聖人有意

學海類編 卷下 五
子類
爲善猶不善也况有意爲不善乎

約我以禮四禮其大者也古禮之文垂于今而人莫能行冠昏與祭猶閒有行者獨喪禮大壞嘗求其故矣蓋人情不能持久喪三年之憂非若冠昏一日之敬也如祭三日之齋七日之戒則已有不能行者矣嗟乎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君子終日不違可三年而犯禮乎

平天下言生財易言理財道利而布之上下王人之事也故錢曰泉曰布王政則始經界而均土地君子則

周急而不繼富蓋變盈流謙哀多益寡天之道也老子亦曰天之道猶張弓

於白圭之治水慎子之行師見聖賢絜矩之義

射之熟也能以弱力挽強鍛之熟也能以終日運重故小人勞力只在手熟君子勞心只在仁熟

國

澹齋內言

明 雲閒楊 繼益茂謙著

小心翼翼是詩人善言文王處蓋下翼字是鳥之實翅
上翼字是鳥之用翼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既無所援
又無所憑翱翔空中形狀驚懼舉目可知詩人下箇
小心字已可想見文王敬慎之心而又著之以翼翼
然則文王之小心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此乃畫出
文王之心與人看嗟乎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士無己義是士之己司馬君實

言耳目肺腸悉爲己有堯夫云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士到此方是得己

潘兌侍郎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孳孳善利之語爲問潘未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爲悟一生之非又陸子靜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語曰墨悲素絲楊泣歧路爲舜爲跖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熟世之人何沒沒也吾于程陸之言有省

上天之載鬼神之爲德龜鼉蛟龍魚鼈都是中庸中庸何以不可能只爲氣質有變化不盡處

河圖訣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八四九左右縱橫五生十成獨居其中洛書訣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臨川王氏曰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以象言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出于河龍善變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以法言效

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出于洛龜善占尙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臨川于經義自精故特採其說俟探河洛之秘者子輿三論幾希卽虞書惟微之旨一曰異于禽獸此靈蠢關也一曰好惡與人相近此夢覺關也一曰異于深山之野人此凡聖關也吾輩入人門登覺路廓然證聖無非充拓此幾希而已

今人見一兩人說箇人不好便羣然爲吠聲之犬不知鄉人眼孔難與論士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要知鄉人誰善誰不善又須先自著眼也

伯夷冷面卻是熱腸柳下惠先有亭亭物表氣象所以由由而不自失也其隘與不恭只在道上見不在夷惠心裏見

學是學何物不但學人原是學我我性本善受用不盡時習只將我練得熟還那本來之我便是說亦是習而不休之意若謂心中知有所得而說障礙殊多醜翻不化翻成毒藥

學海類編 三 子類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是孔孟相傳學問的真處其教人則子有四教文行忠信孟子曰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及看九經之事一條尊賢使能五段不違農時兩節孔孟經綸盛水不漏與天無極

仁之落實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義之落實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予謂仁從人義從我字義原是如此

默而識之非記得箇妙道在胸中只是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之工夫初不涉言語上實聖學第一義一邊去學古學今而我所默記者不動分毫一邊去誨賢誨愚而我所默記者又不動分毫如此纔是默得定識得真後來子思作中庸都是闡明得默字之脈絡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然古者史以編年爲義列國史皆名春秋墨子云我見百國春秋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也乘與檇杞二國又私自立號惟魯守舊名耳或曰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
天道春生秋成始終不失其中史名春秋欲使人君
動作不失中也此解最妙
左氏以事傳經者也公穀以義釋經者也事核左氏義
兼公穀兩言讀春秋之法

衛長公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
獄夫賁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
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
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

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
鍛煉者曰文致法密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弊
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
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文之間其于治獄
思過半矣

君子之待小人明暴其爲奸邪而絕之其人切齒思報
徒足以傷小人心而不足以破小人之膽所謂不
嚴而惡也必如孟子之待王驩旣不假以顏色到底
不明言其爲小人使王驩默默煩悶終不得伺孟子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之便而整之這便是不惡而嚴千載而下不幸與小人同朝亦惟不言而已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卽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子之旨矣

駟不及舌正謂舌端甚迅卽駟馬不及及字當作如字解若謂言出于舌駟馬不能追之以駟馬而追一舌雖屬罕譬卻于理會甚舛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物以極而反以反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許叔重說文咄多言也引詩無然咄咄或作詆荀子云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詆註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辭是則謂之詆亦引詩無然詆詆爲証且孟子下文云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說文沓從水從日聲語多沓沓

若水之流荀子亦云譖譖而沸謂多言也字亦作沓
卽詩中噂沓字義耳然則孟子以沓沓解泄泄其義
本明而朱子怠緩悅從之訓似非其本義矣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
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
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憎不
知覺者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
而何彥平又言惟聖人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
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

踐如不反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反其行而謂之踐行
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
吾不遏其味鼻欲臭吾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
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
心所欲不逾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
禁止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閒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
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
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于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

經權之義先儒論之詳矣以愚言之顯而易見者爲經權是權出經常不易之道初不與經爲對蓋權爲稱錘經是稱星如一鷄重一斤幾兩之外其斤兩在星

斤兩所餘全憑稱錘移易方始有分曉耳此喻切當從來論經權者所未及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著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禮記儒行篇云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必如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者庶幾爲知禮意

逝者是何物陰陽五行是暗行之逝者日星山川是顯行之逝者然有大頭腦焉無極而太極是總統之逝者太極者何心而已矣夫子只說箇逝者逝者是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極活的活莫活于心其暗指心斷可知也心之逝本是不舍晝夜亦如斯川中之不舍晝夜者耳若說斯字不可指水是夢中語

文字有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意旨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如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

裴晉公賦鑄劍戟爲農器云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淮西之氣概見矣范文正公賦金在鎔云倘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彼其出入將相之局幹徵矣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賦象甯窮于廣狹匪雕匪琢流通罔滯于盈虛則鈞陶區夏之規模定矣三公事業在唐宋偉然而業于詞賦閒預兆乃知古人先資之言不虛寄也

溫庭筠八叉成韻李賀三唾成文終不成遠器李爲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九 子類
淚賦及暗小輕薄四賦亦竟不成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命分之優劣是也他如禰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鷓鴣駱賓王之咏鵝亦可以占其命分矣
晏元獻與客燕飲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旁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攜去先輩風流卽一杯酌閒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

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彫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古爲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工唐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略反爲勅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勅略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古爲相者不惜自更一字之悞

梁武策錦被事顏峻以疏十餘事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爲悅盛世君臣讓德乃末世竟至爭能凡讓者必見其大凡競者必見其小

學海類編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
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閒亦有以其統
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二史革去附宋史之末刪
存元史之有關於中國者明示其爲變統此關係世
道不淺也

詩者心之聲乎文者心之精乎如許人品如許議論一
一自寫其真詩必唐爲問唐以上文必漢爲問漢以
前崛起固在英雄古未聞有詩種文兒
作罷相詩者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作退將詩者

曰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詩可以怨二
子有焉他如宮詞悲喜之句如三十六宮秋夜長此
景物淒涼之極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抑鬱之極三
十六宮聞玉簫羣心跋慕之極三十六宮都是春則
又天真爛漫之極詩可以興此可推矣

呂東萊曰議論文字有用文字也蘇子由曰每日胸中
須要出一好議論葉水心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無
益夫出好議論正有用關世教者儒生何可少也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而

意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
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譬之常人
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物割截補綴其直雖
貴終非完衣又譬若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飯若乞兒
從墻間討得酒肉雖多終穢賤可恥

牛僧孺攜所業見韓昌黎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掩
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韓大奇之因
此名振先輩獎拔人材只在啓口閒然一啓口正自
足以盡人

周廣順初高麗進書有別序孝經一卷言孔子所生及
諸弟子之事假越王爲問而疏釋之亦號越王孝經
國初朝鮮進顏子朝議以僞書卻之及觀歐陽公日
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
不許入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則知古書之流傳海
外者今未必無之矣

鬼谷法云此蘇秦書欲神秘其道託名鬼谷也史記正
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
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今鬼谷子中有陰符七術揣

摩二篇其爲秦書明矣按黃帝時有鬼谷區亦稱鬼谷子秦之所託或此未必所師之隱于鬼谷者也

韻書上平下平莫曉其義因觀皇極經世乃知上平者氣從上齶出下平者氣從舌上出也徐景安樂書則云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蓋四聲分屬五音雖四聲實五聲也此說更爲近理

晦翁云今之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瑰異之論方試官命題已欲立其奇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

甚麼義理今有司試士出題弄奇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宋世已有此弊長浮競薄此亦壞士習之一端也蕭望之議論盡有純處如言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雖董仲舒何以加此

趙東山昉謂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方皆變其舊俗以趨利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自贖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者哉又曰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今讀之信然可以解子長之嘲矣韻府羣玉一書世每薄之且訾及翻閱者甚而譏之曰韻府羣玉秀才然采輯者用心亦厚但裁摘孔翠未到藻羽處耳今知韻府者有幾既好矣而復訾之則學海茫茫令人何所濡足也

後周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夫理本圓通見各互異承學輩自不妨發所未發第必欲強生意見詆訶前人則過矣

歐公云文字須多作則妍媸自見此真至言或謂多誦記而不經嘔心一番性靈終不自見如善歌者當場品驚非不攸當試以身自演扮覺有許多難處此雖俳詭頗合文旨

李習之曰人之家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貞和惠不足傳信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象笏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朱泚足以爲忠烈作史體當如是後世敘事多而貌
人不真所以不及史漢也

澹齋內言終

澹齋外言

明 雲間楊繼益茂謙著

葉夢得避暑錄云一日苦熱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
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
爲苦樂耶予味之有省大抵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
物交滑俄頃間便是如炎如冰此如炎如冰者孰爲
之徑寸不有也藉令以虛圓還之徑寸必且以如炎
如冰者還之事物何地非清冷國土乎南華經云大
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

其遊于世則何異冰蠶火鼠之適也

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鷄卵之類多圓少方卽山石閒成方體亦非自然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漢儒趙岐曰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試廣其義惟圓則無障礙故曰圓通惟圓則無礪缺故曰圓滿惟圓其機常活變化出焉故曰圓轉蓋至乾竺之教極于圓覺大易之用妙于圓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僧一行曰日純陽之精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視如小方其初出地有游氣以厭日光不炫人目故赤而大也日與火類火體赤而炎黃日初赤者猶火無炎也游氣之說頗可以折列子小兒爭日之辨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

皆有所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情性爛漫矣

以天地大身論之上自冕紱下至單襦總只一人何處著我相來無我更于何著人相人相亦無而况于中爲有羨欲爲有厭欲卻顛倒夢想斯惑甚矣今君曰腹心臣曰手足兄弟亦曰手足腹心手足是二人耶可見忠孝之人正無人我相者不仁不智著相多也而手足二字爲人臣子兄弟者尤當體認蓋多而不二共而相關手足之謂乎若餘榮在人妝點世界何

必是我何見非我而營營者乃騎驢覓驢耶細勘足供一晒

樂只是慊樂與憂反樂時無處著樂遇憂乃見人要樂便有造爲意今人說樂只是喜歡字不是樂長春真人曰世人以心喜處爲樂卻被樂心引在苦處非真樂也道人不世樂以拂心處爲樂終是苦心換得樂處要知太和元氣融暢身心便是樂之模樣亦口說不得

天以傾西北拱列宿地以缺東南朝百谷日以昃成早

暮月以虧見盈縮故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于不
朽卽斯以推人有缺處成完完處成缺者多矣
化書云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
自然可以隱可以顯而無所拘昔慧達藏蠶繭修羅
入藕絲可爲一証得此道以遊世何患觸塗成礙耶
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
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
動去道彌遠老子曰凡言有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
吾有何患夫身孰有之哉無之者有之也

靈知自性不與眾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
後際斷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子不可
得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
之念念也忘念之念是爲止受此一念相應之真諦
顏愚曾魯獨得孔氏之傳而賜不與焉以聰明勝也如
阿難最先近佛其得道反在迦葉之後坐知見多耳
愚謂荷道須有萬鈞力量聖門如子路定在顏曾之
下子貢之上何以故修己以敬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看論語中直捷指點除子路夫子更向誰道

語曰至人無夢然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
有時心神昏濁似夢非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
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
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
夢者思慮紛紜條此條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
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說文魂陽氣也從鬼云聲魄陰神也從鬼白聲此專以
諧聲訓之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于文則然
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
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升魄降此于字義更有味

自古歷家言天左旋日月右旋宋儒以日月亦右旋誤
矣及汲冢周書又云天道尙右日月西移地道尙左
水道東流人道尙中耳目役心吉禮左旋順地以利
本武禮右旋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晉
孔晁註云天右旋也此以天爲右旋其說愈誤故知
汲冢書多僞書也

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多圖年之謀不知人生如燭

學海類編 卷之五
恆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且漸至燼滅耳已壯之後隨老已老之後隨死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若從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天何也蒼生之生字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影如夢無實體可持而人于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慘哉

晉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授之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括其要余謂專內視盡之天隱子曰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按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人審能專內視學道之功半矣豈僅療目疾已哉

仲俊讀千字文有所悟蓋心動神疲四字也以此平生遇事未嘗動心至老而不衰夫千字文誰不童而習之仲俊竟用四字得力乃知讀書者言下有省則開卷有益

惟精益勤惟勤益精惟昏益惰惟惰益昏吉凶禍福幾決于此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上藥養命謂五石煉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有
須于藥物者皆其末也君子以樂天者養命無需五
石六芝矣以抑情者養性無須合歡萱草矣以尊生
者治病無須大黃當歸矣且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逆
慾少則實心正則順病斯不作

衛武公洒掃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是他神爽處張
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
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

此

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
及陰涼在涼則欲及溫暖也又思聰錄云夏早起早
睡冬晏起晚睡亦律大時一事

人特幻形耳其妙用處直恃有精神在顧善用之則爲
李鄴侯精神大于身不善用之則爲錢世儀精神滿
腹語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精神蓋由心生非可襲致
者人內養止內充精神外溢無慮用之弗善矣

平日時其氣清明此不待言然又覺有渾敦篤厚氣象

學海類編
迨至盥櫛周旋漸漸爽朗發越若一日之內無贅詞
無閒動加之以居敬讀書真有可以至于終夕亦不
澆漓者倘日復一日存養不替此便是希聖門庭矣
薛文清守父懲創之戒用功二十年猶自爲歉康齋以
懲忿得親心之悅用功至老不衰後生于此一字更
當何如求之前哲有十五年學箇恭而不成者有不
妄語力行七年者有三年去得一矜字者此皆從心
體上用力猶若有其難彼不加意于繕修政復不知
其苦耳故記曰學然後知不足

元劉敏中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媿色乃
我志也究敏中生平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
退真不負所志者

能棄事非貴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外障屏而形不
勞矣能遺生非貴必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內障除
而神不滑矣

胡康侯謂人之去就語默如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
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此真名言宣尼仕止久速
得聖之時正惟內自決耳

學海類編
夫怨人而使人知之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雖然德易忘而怨難銷也骨肉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視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故曰于人無所甚親人不可得而疏于事無所甚急事不可得而緩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終不能深入必須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自深如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流不已其驕矜之病不療自愈又如人輕躁妄動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此方是真得學問

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陳平曰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夫陰德陰謀總由己設陰德設于陰而陽用之陰謀設于陰而陰用之陰德如雨露霑濡被物而物不知其賜陰謀如鬼蜮毒螫中物而物不知其由雖然陰謀亦在所用用之而當亦君子所不諱也如

學海類編 卷之九 子類
天下有大姦惡顯誅之姦未必去而已先受其害君子處之蓋必有微權焉昔王沂公以移皇堂一事坐傾二姦不謂之陰謀不可顧其爲德不侈大哉故設于陰而陽用之以陰謀濟陰德庸何傷

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脣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于言也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卽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

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己矣舌母先心可也又曰麥藏于窖麥得土氣欲坼出而量之多于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便無主矣故推本朝之有量

學海類編
者必以公爲第一
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
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士習真
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觀
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
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悞
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中達者證古卑者泥
古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著火力千鍛百鎔何
以煎銷夙具透露性靈

律歷志曰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
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士君子之行余謂銅
誠介然然一經鹽則改形士君子誠獨行然一不淡
則變節弗謂無改變在處鹹淡何如耳

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大過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年差一度稍爲近之
尙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
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學海類編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
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
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
曰凡涉于彼我者類然

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蟹不歸而蝓敗木見斷
而蠹殄凡物之有所附者必與其所附而俱盡姦臣
盜國國破而家亦續亡蟻虻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
凡物之有所盜者亦必與其所盜而俱盡

六朝人捨宅爲寺者不一而足其最著則晉戴騶齊薛
曇梁陸僧瓚何敬容後周李士謙夫人生朝露耳宅
其寄寓也乃闍者認爲不拔之業必極其雕搆以傳
之不可知之人惑矣梵志詩曰多買田園廣修宅四
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
尤足喚醒人迷也

子絕四章四母卽四勿賢人事也聖心空洞無物意必
固我何曾著些子乃有事禁止耶所云絕四絕四母
之謂也請以內典證之四母學人工夫卽時時勤拂
拭勿使惹塵埃是四絕聖心本體卽本來無一物何

學海類編
處惹塵埃是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是同是異予
謂迷與悟對其性自如舜一天也變與常對兢業一
番孔敬天也然千古聖人甯有差別弗迷的原是必
變的惺然寂定卻有上帝臨女之真必變的原是弗
迷的惕然悚動卻有清明在躬之妙蓋心體本是如
此

窮經于傳註時有不合未爲害道理無窮人之識見小
大淺深各不同但不可鑿且古人解經止傳其訓詁
必自學者成文成義故通一經以爲大事今訓詁家
率已成一篇文理學者守之便覺更無剩意故雖多
涉而不能精也楊升庵曰易有通書有細詩有故春
秋有微及諸箋解古人于訓詁外闡發經義政復不
少

司馬公解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四句皆于無有字
下斷句瑞鹿安禪師讀楞嚴經于知見立知卽無明
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于立無字下斷句云是吾悟
處時謂之安楞嚴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

學海類編
付將來陸文定公嘗言讀書當知句眼卽此便是榜樣

近世經教禪宗分爲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于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正印迦葉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于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嚴教人未嘗盡去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演教但不復造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耳安得以經教

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者耶

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拾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也

佛經于罵佛者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于子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道經云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于此害氣重殃還在于彼二家之待橫逆必諄諄爾我罪福

學海類編
閒若我儒惟知內自訟耳蓋至論及孟子三自反不
如顏子一不校益信儒學之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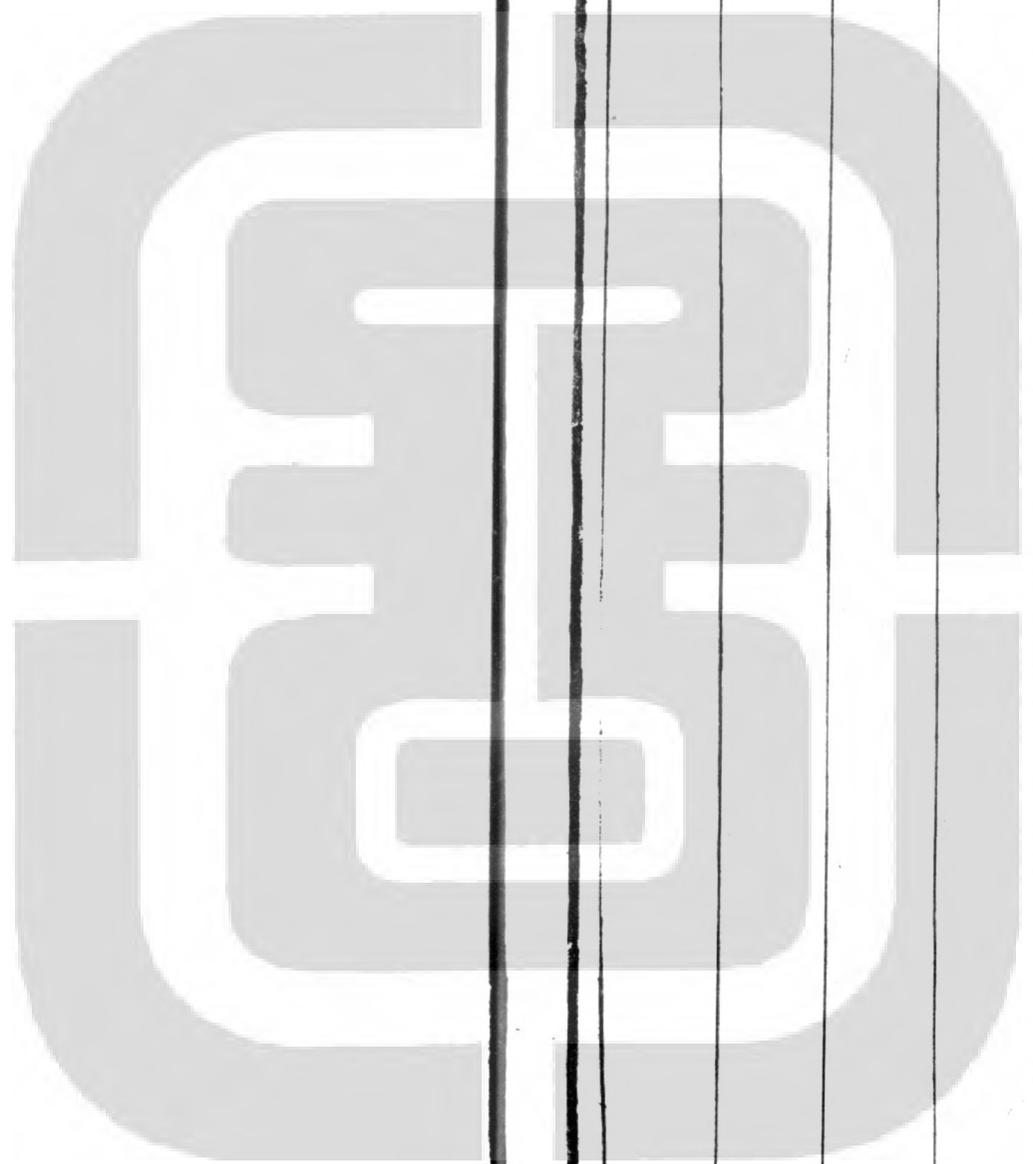
適莫二字本夫子語而華嚴用之義亦正同要之以處
事言必有可必有不可豈得含糊以心體言若帶有些
些兒可些兒不可卽是障礙如眼中著一點便是屑
鏡中著一點便是塵

關尹子曰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
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能國治而天下平此凝精所以合神也

詞曲豔麗首推西廂其好處全在無端倪見生出無限
愁情而未結以一夢明諸境皆虛幻也夢中暗應杜
將軍尤奇昔人嘗言齊物論之奇在蝶夢作結而後
人不知此意妄續寄書得第等事大晦初旨祇成蛇
足

澹齋外言終

茂謙揚君文才超卓有志科名不遂乃以國子生爲西蜀蠻府參軍時土夷獷悍日事戈鋌君輸誠披襟多方排解卒致馴服賞不酬勞挂冠而歸生平等身著述不輕示人茲內言外言特其一瓣片羽而學道有得之徵具可見已予與楊君契好有素披閱是編不勝人琴之感焉余山陳繼儒書



海樵子

明 澶淵王崇慶端溪著

積誠苦行莫大乎志人而不爲積誠苦行難乎其言學
矣氣必其聚則作事可力也志必其剛則入道可久
也學必其不雜則歸宿可終也

古之君子處己以道而愛人以禮處己以道故其心公
愛人以禮故其情厚後之君子才高而地顯則凌忽
當世忌賢而藏怨則厭棄故舊所謂心公而情厚鮮
矣嗚呼其諸古今之大較乎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楫
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夫陽不固不施陰不充不化易所謂萬物化醇

我觀大道功利傷之吾舍學何因是故學外性情非道
也古教其衰矣

或問咸陽三月之火其焚書之烈乎曰是或一道也然
而無窮之戒可鑑也已

夫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哉
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朝陽出而清明其一日之開闢乎夕陽沈而晦幽其一
日之混沌乎故一日者一元之象也十二時者十二
會之象也朝夕者古今之象也

千百年必有大人興故大人之相契常閒世而至道相
傳必神會

海樵子閒居而嘆門人請焉曰吾願華夷之相率使兵
革藏矣吾願君子薦君子使讒夫往矣吾願男女安
厥室使古教彰矣吾願生民保厥性命使年穀昌矣
吾願人人而向道使周公仲尼之志莫之荒矣

大學類編
大君有爲而紀綱出於一相臣無我而天下忘其化是爲君相合德古之極也

氣之所至物必生焉是故知上帝好生仁者見之爲仁心王者見之爲仁政

志甯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脈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僞也夫德僞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常爲主以奠安生民爲急以講明心學爲要

陰陽莫大乎氣氣莫大乎變理人知聖人之變理不知天地未嘗不自變理也是故氣之幽昧得日月而始照氣之鬱結得雷霆而始破氣之枯槁得雨露而如潤氣之滿盈得霜雪而始斂誰謂天地不自變理乎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直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達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欲以充氣充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常存不滅者道也士不聞道亡斯滅矣苟聞道則我亦道也我亦道則安可滅也此仲尼所謂朝聞夕死之可者也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宏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

可以猛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復精腎曰命門聖人視於無形然後知人之累於有形也聽於無聲然後知人之累於有聲也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於此

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秋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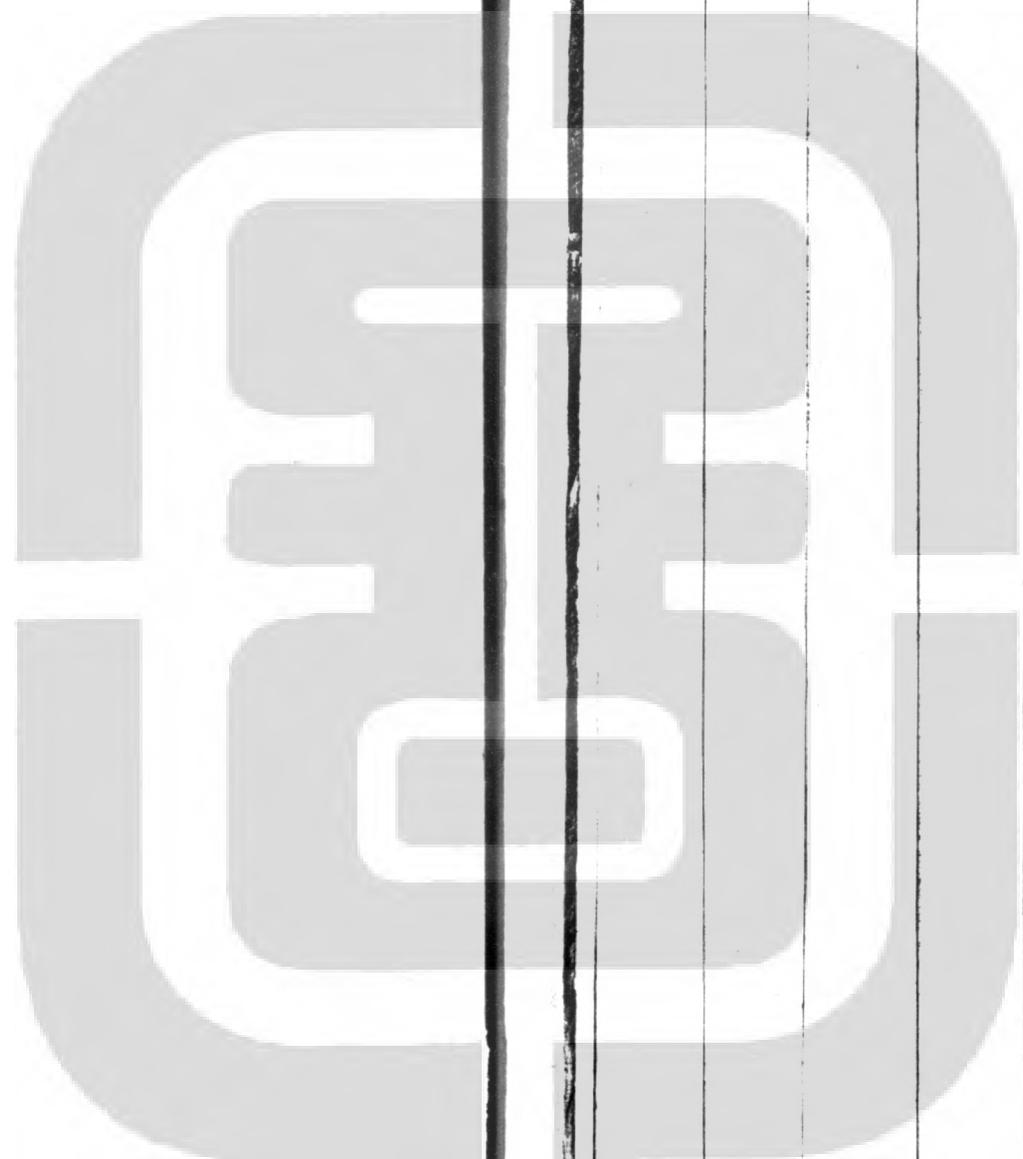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會

學海類編
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括
囊無咎

天道盡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爲乎是故晝之日夜之星
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夢夢而謂其
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夕
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儒將之用兵能以少擊眾能以靜使動能以志喻人故
少可擊眾則冗食無益矣靜可使動則機會無失矣
志可喻人則緩急無虞矣故相臣莫先於諭將矣

儒將不世出故奇功不世聞是故有張良之楚歌則項
羽之魂自褫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變
不出於常惟知常故能達變奇不離乎正惟守正故
能設奇握造化而行鬼神非儒將其孰能與於此



黎子雜釋

明

黎久之未齋著

東西南北客宦遊百粵聞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
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
止若爲鬼物所憑者或怪而問曰人心至妙應物無
迹非若氣之可揉也彼物之爲毒以氣亂氣則有矣
胡爲能亂人心哉曰程子有言理卽氣也孟子曰氣
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觀夫
瞑眩之治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眾矣若雀之止妒

萱之忘憂昌陽遠志之通靈屈軼獬豸之去邪參苓砂朮之延壽吾未見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而死者又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而惑人心喪人軀尤有甚于物者聲色是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辨論至以噀日生光擊石出火比虹霓雷電亦詳且覈矣然虹霓或能盜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爲天地小而爲人物微而爲鬼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萬不能齊故日能眩

日月能傷耳草能指佞蟲能書葉矧雷霆之與虹霓哉

今有人號于人曰吾能煉銅爲銀點石爲金信乎曰萬物之生待人而成按理者眞悖常則僞以僞亂眞巧詐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然類而推之宜有巧爲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子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子類
類應故寘夫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于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而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以投漆皆明驗也

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至哉之言也然盈天地閒一氣耳必有宰之者矣氣聚則形生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其靈亦散矣而有不散者焉此所以爲鬼神猶夢寐也蓋

方聚之時如水之爲冰旣散之際如冰之爲水而再生之世如水復爲冰循環往返無有窮旣也若靚之記井祐之識環戴文之爲牛牛五之爲犬姑置勿論邇者盱城某甲爲吏被梟其友夢之而生女脊之兩傍有血點相對後靈山有羽人老死鄰婦夢而生男頂有白髮數莖可識而人形聲類鳥獸者往往有之豈身異性存之說果有足信而天道好還之意端不可測哉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旣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

也譬之于水生于崑崙而消于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于崑崙也若謂如水之與冰則有冰消而水隨消水生而冰復凝者矣豈千秋萬歲左來右去只是此冰此水之變化哉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例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湊著生氣而再生朱子嘗有其言又謂人有身生豬毛而睡作豬吼者爲稟得豬氣則可推而知矣矧靚之與祐安知其不爲李氏之鬼所憑而爲犬爲牛之說豈覈于書之武成哉夫習佛教者必先欲絕倫理違禮法與一切眾生

萬物平等無別而卒至超天地空萬劫不死不生無著自在又可生天爲人也耶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卜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含靈百物會精變化恍惚倏有形忽有聲者鬼神也神之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神最靈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猩猩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檄風起霧降龍呪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魄懸乩降筆捕蛇卻鼠魘魅巫蠱雖非正道而往往有徵驗者閒記嘗與于姓者

會于客次自言嘗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居京
鄰有翁媪者言時有人在其耳內與語而視之不見
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邨民查氏非能候氣觀星談
命說相讖緯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之
事甚悉其意蓋可察矣然禍福皆定于天吉凶或召
于己雖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
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異夫彼也

夫神之著者無若雷霆勢足以軒簸海陸氣足以洞徹
金石功足以震興萬物殛除兇惡而往往肆其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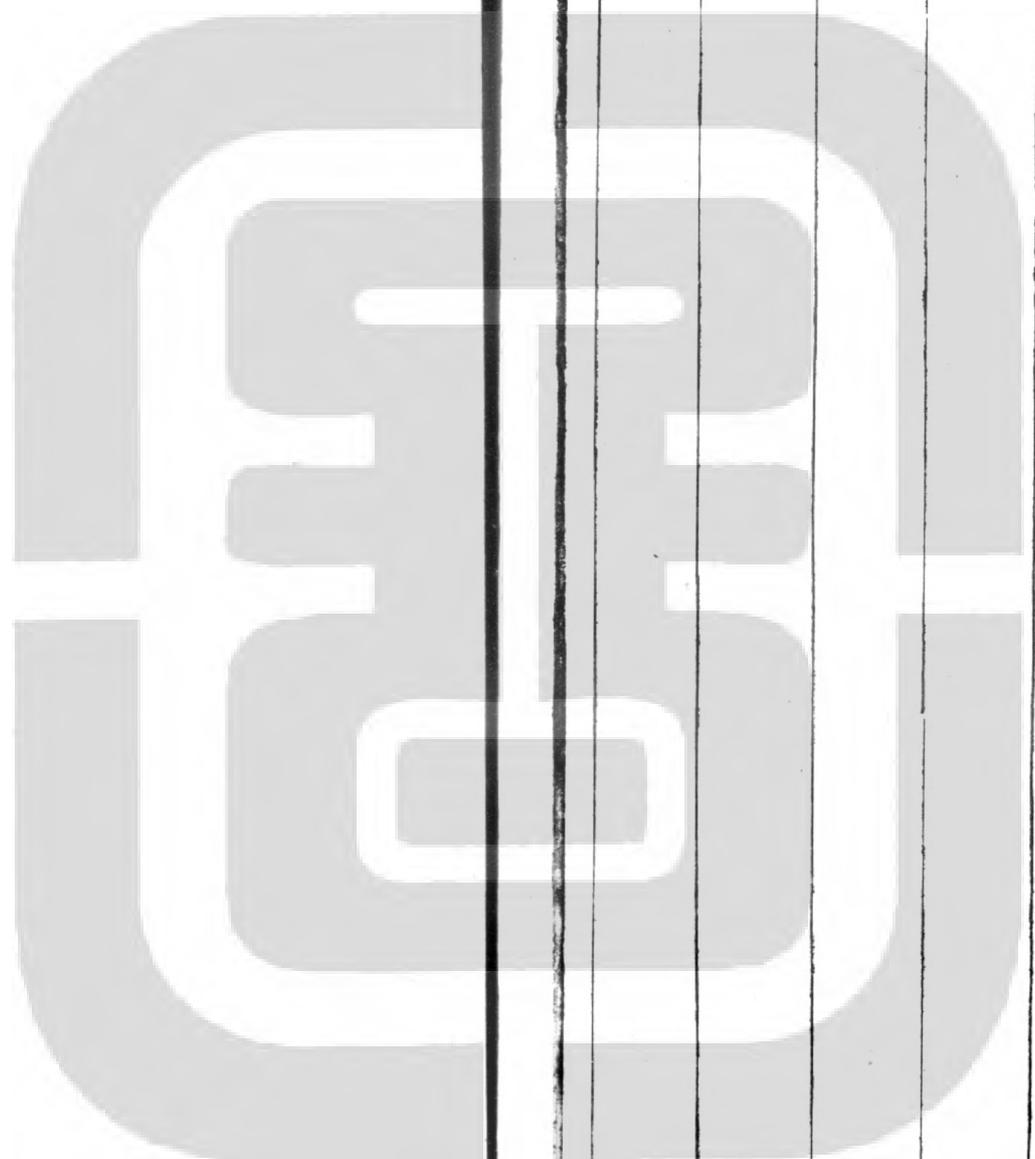
水石而遺夫梟獍之類何歎吁天地之化莫齊也天
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于物無所不容其
動未必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宜哉而木石遭擊梟
獍獲免者蓋亦未忍加怒于血氣之類而著其神力
于無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于用使之有儆知
戒而已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天地有然爲下民者不
可忽焉

黎近旣放授徒都市有工近體諸詩而欲兼夫舉子時
文者有棄時文舉業而從事于近體諸詩辭者第宿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習既異所長不倫若楚人之子之于齊語莫乎不能
變而通也因誨之曰經義之破題卽律詩之起句也
承題卽其第二句也小大講卽中二聯也結題卽末
二句也而曰論曰策又非長短歌行與夫一唱而一
和者歟若等試推類而求之何患不能兼通而所得
必有在乎近體詩辭舉子時文之外者矣于是數子
恍然若有所悟曰謨範中有韻者皆文而詩雅頌中
無韻者皆詩之文邪先儒謂李杜以詩爲文韓氏以
文爲詩信然

客曰漢唐諸儒之文盛矣而學有未精宋元諸儒之學
至矣而文有未工吾將學宋元之學而文漢唐之文
何如予曰子病漢唐之學爲未精邪其言禮樂積德
百年而後興者誰也其言道之大原出于天者誰也
其的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傳者又誰
也子病宋元諸儒之文爲未工邪其著太極通書東
西二銘者誰也其著易春秋序顏子好學論者誰也
其歷論朱子規矩乎韓柳歐曾而律呂于陶謝陳李
者又誰也吾患其不能精其精而精其所不必精不

能工其工而工其不必工耳如是而求精且工可乎



客問

明 吳郡黃省曾勉之著

客曰海水熬鹽必火以成常也而解州之池則風以結之何也予曰熬鹽者火也而解池在終南之陽必南風乃結南者火方風者火氣風亦火也風自火出風與火一也風結之者猶火成之也故滷赤者火質也北有巫咸之水入則不結者水剋火也

客曰人貌之竅鼻與耳目則二口與二陰則一者何也予曰嘗聞之杜生云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泰之六畫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上三皆偶下三皆奇人之鼻也耳也目也三竅亦皆偶口也前陰也後孔也三竅亦皆奇陰陽交而爲人也泰之象也然上竅雖偶而其位則陽故常輕清鼻以納氣者輕清也耳以納聲目以納色位愈上而愈清也下竅雖奇而其位則陰故常重濁口以納飲食者重濁也前陰去溲後孔出糞位愈下而愈濁也五臟地也其位在上六腑天也其位在下亦天地交泰之驗也

客曰雲氣風角何預人而占之乎曰雲氣風角生於人之聚也人之聚也其氣必盛橫出而成風上泄而爲雲皆人聚氣爲之也故聽音望色知吉凶也師曠吹律而謂南風不競此以音占風也常曰五雲之下必有賢人聚賢人者備具五行之和德故聚而見爲五雲也兵事以五色射勝負者下有是形上有是影毫髮弗爽也

客曰月星借日爲光之說信乎曰此說虛也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兩目也目不相假以爲光月其假日之光乎客曰日月相射故望而盈參差而闕合而晦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有假也曰子未仰之天耶日之西沈也東極之星不與日射日之東上也西極之星不與日射而皆反光焉知星不因射而自有光則知月不因射而亦自有光也日月與星皆陰之精各有光也客曰然則月之虧盈也何居曰此氣之消息也聖人謂之生明死魄自生自死非有所假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虧盈之義也

客曰人心之關於治亂者何也予曰懽娛者春生之氣天下人心懽娛積併則春生之氣應焉故太平而禮樂興怨憤者秋殺之氣天下人心怨憤積併則秋殺之氣應焉故沸亂而戎戈起實理之驗非矯說也故聖帝明王煦育蒼生富壽康甯各滿願欲常使其懽娛悅樂者所以杜爭鬪之源也

客曰祥異之生其各召諸人乎曰然天人之氣日相通達而無閒者和以興瑞戾以致災人感天也寒涼悽凜霽朗暢豁天感人也人有此情天有此應人者形聲也天者影響也動之而隨不可離焉者也世人言咎徵自生於天而無關於人者乃曲學阿世諂媚

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客曰弗靖之國嘉謀不行於賢者何也曰此大定也眷顧猶存雖中資而善誠申培既去在哲聖而多迷譬之凜冽已成纖陽不展炎燁播煽勻水何庸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天奪其衷莫之救矣

客曰今之世競專利以爲俗矣其流奈何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百物天地迺天下之人皆攜取而公焉者也非可得而專之專之則禍害臻而

不救矣是故周厲以榮夷流仇由以大鍾亡虞君以垂璧擒

客曰今之養于校而舉之者其足以寄之天下國家歟曰予觀之矣今之人也操觚以試競先以取莫不羣然思富其家者也以若人也而理之民猶招虎而授之肉也不其殆歟國初之用人也惟其才賢而已不限以方也有澤乎民者雖草萊公卿矣有病乎民者雖科選斧鉞矣百官也者所以爲民而建之者也故當以民之好惡用舍之可也非曰科進者始可用也

客曰古者賢聖之君相遇合而有爲也其相感於一時
否乎曰神之相感也素矣湯思治於亳伊尹思治於
莘高宗思治於諒陰傅說思治於巖下文王思治於
岐宮太公思治於滋泉其積心之篤默會而宜符矣
是以遇合而有爲也故君相之遇合其在思治積心
之時乎

客曰今之天下奚其尚曰富貴淫樂焉爾觀天下之所
尚也必也市乎今之市也玩寶盈篋珠翠盈囊繡綺
盈軸色豔盈室絃竹盈架珍錯盈列皆富貴淫樂之
具也所以趨天下之尚者也觀天下之尚而可以知
天下矣

客曰衰末之世而聖賢出焉何也曰聖人者天地之紀
也所以守生生之大德以待王者之興者也故頻殆
之世必有聖人焉覆亡之朝而有箕子弑僭之國而
有仲尼戰奪之代而有孟軻不然則生生之機其息
矣乎

客曰治天下者皆尚損益更化以善治也則如之何曰
凡爲天下者殆博奕然苟局勢壞焉者乃不更其局

不變其勢而終其奕焉卒之敗焉爾矣雖有奕秋者不能反壞而勝也今之歲遷月繼而仕者猶之頓理殘弈者也若聖賢者則非理殘弈者也必更其局變其勢而仕焉者也故夏商之殘弈伊呂不爲也東周之殘弈孔孟不爲也非不欲爲也不可爲也

弈棊之弈從升

客曰君子之一窮達者何也曰犧尊之木溝中之斷其爲木分一也摩天之羽尋丈之飛其爲鳥分一也冕黻之榮韋褐之賤其爲人分一也故鴻賢哲士居富顯而不驕在貧約而不懼知人分之一也分者何也

性也性者天也命也古之聖賢所謂樂天知命者樂吾所性而知至至之耳曰天命之謂性言性卽天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是性耳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也者無不包焉無不貫焉重高之上極淵之下皆天也天何擇哉是故君子雖有貴賤窮達安苦之殊其天一也故不憂

客曰小人之情常荆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而不入言爲酬而不光情參隱

而不諧無他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契也

擬詩外傳

明 吳郡黃省曾勉之著

黃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思焉寤而嘆焉筐牀
衽席而不安也絃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曰昔者
有言自身以上至于荒芒爾遶矣自死而天地無窮
爾滔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憂河水之少
泣而益之也龜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龜
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
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黃子曰噫此養己生者之說

也非濟萬生者之說也天無憂不生聖人聖人者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不坐旦孔子不憂不周轍孟軻不憂不歷說憂天下者聖賢之職也使聖賢而無憂也又誰憂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治可亂乎曰如鼎載水厝之薪焉斯沸矣亂可治乎曰如釜載湯參之水焉斯平矣民之心也平斯治沸斯亂致之在人不曰致之在人而委謂天者非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貴平其心也

魚以水活王者以民活魚失水而恃濡沫以求活也何異夫君失民而守卿相以求活也不可矣卿相者君之濡沫也民者君之水也故王者有擇卿無擇民有易相無易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古昔以來一土已爾堯曰唐矣舜曰虞矣禹曰夏矣湯曰商矣武曰周矣故曰皇王無恆土土者傳館也皇王者旅客也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長育其民而已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政之謂也

相天下者古之人以天下爲家後之人各以其家爲家

學海類編
以天下爲家者富藏於天下者也以其家爲家者富藏於一家者也嗚呼天下固一家亦固天下傾一家亦傾愚者私之智者公之詩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于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也惟恐其不滿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滿而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言好滿必凶也

古盛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陞其次言在疏記其次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腸夫言而在於腹腸也亂亡可知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言在腹腸之謂也

太平之世士在公孤苟治之世士在僚屬傾危之世士在遊寄亂亡之世士在山谷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并

墨臣罄民之財矣豪右罄民之士矣暴稅罄民之穀矣財罄則盜土罄則流穀罄則死故生民命者莫急於刑貪限田輕賦詩曰蒼天蒼天曷其有所

家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思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爲淑子兄以此爲良弟教之歆歆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觀人之臣也可以占國矣大臣諛者國將亡小臣富者國將竭諫臣默者國將亂甲冑之臣淫者國將弱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旣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也

堯舜窮己裕民而任天下之責於身有憂無樂故聖賢辭讓生焉後世窮民裕己而委天下之責於人有樂無憂故姦雄竊奪生焉其爲百官也亦然詩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楛此窮民裕己之謂也

清修元澹治天下之器也故舜在畎畝說在版築窮而聖修皆泊乎無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仁覆天下驕揚饗諛天下之賊也自科目之求人也人操尺管以競進皆狂然有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禍貽天下嗟夫科目之賊民也非一日矣雖有特立之賢亦

末如之何已詩曰曾是強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此之謂也

蜂棲蟻藏鳥實魚藻享各有分也而墨臣豪右之家皆綺鼎畫室以僭擬於王者必有神覆而鬼奪之者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巨室兼并勢門橫暴盜竊綺繡市販車馬凡此皆下民覩之則憤者也積憤成亂經世者憂之詩曰心之憂矣甯自今矣

天地自全其生德也而用以生物之生聖人自全其生德也而思以生民之生故知生生者天地聖人之柄也世之仕者不能生民之生而奪人之生以爲生也其悖天也甚矣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則市猾之子遴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汗掎之令舉之清途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愈蹙民生愈蹙則天心必變而國禍斯成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或曰仲尼皇皇六籍勤矣空言爾矣誰則行之何必金口而木舌黃子曰聖人作經匪觀凡庶待王者也匪傳須頃待萬世也萬世之下有王者興式而行之仲尼之言不爲徒矣是故聖人之經不必人之盡庸也雖一言之行亦洙泗之澤也若彼江海不必人之盡汲也雖一勺之挹亦江海之澤也若彼草木不必人之盡餌也雖一品之方亦農岐之澤也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左之右之皆聖人之德也

夫形體者固朽弊消亡之物也壽與不壽其相去不過數十歲爾是亦死也若夫德義之立與不立則相去數千萬歲蜉蝣窮壤非可同日語也顏淵之時天下多百年之人矣甯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乎皆令德之謂也

富人豐殖奄并其力足以爲亂而窘蹙元元使之流亡其虐又以致亂常以一人而生二亂也小人奢淫貪媚其風足以導亂而茹拔姻婭布列有位其弊又以養亂亦以一人而生二亂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甯此之謂也

學海類編
民心形也天象影也人之言天變者皆曰天警之也然而凡天之變皆因民之心而發焉宣焉形而影之者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告凶言影無政言形也

自公卿至於銅墨尊尊卑卑所握之法皆天子之權也故官職者殺人之具不可輕假之小人也進舉之科經術之士也而殺人者多矣而况於俊秀紈袴之子乎而况於例蔭庸白之人乎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穀藝而獲才養而登者也穀未藝而求實於隴畝者穰莠而已矣才未養而采秀於庠序者庸鄙而足矣擇鳳於雞之羣者必不得鳳也選麟於鹿之類者必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曰芄芃械樸薪之樵之言文王之能預養賢才備官人也

夫求賢授官者貴其身之能賢而率化也苟授之尸素則泥飾一守木刻一令可歟授之貪暴則南山之虎東海之盜可歟授之淫汙則句欄之伶國門之優可歟授之暗儒術昧經濟匪博古而通今者則市井之

丁學究之庸可歎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治天下國家者如負擔然力莫之勝而弗傾仆者鮮矣
然而小人之爲人臣者無有自察其短者也夫爲人
臣也而自察其短則不苟尸竊不苟尸竊則不效忌
嫉不效忌嫉則推讓賢俊推讓賢俊則國采不曠而
王工興矣惜乎鄙夫哉無有自察其短者也譬之牝
晨之妻孰不曰吾善維饋也不肖之子孰不曰吾克
肯蠱也試以三公之爵而授之途之人焉則途之人
未有不以其才爲能者也何則三公之祿重姑冒昧

尸而爲之苟人不詰我之非才也斯已矣今之任者
不自能其三公之位者亦鮮矣若以匹雛之力而冒
萬鈞然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
其後此之謂也

或曰惟德不朽者何也曰德者人之心也達四海通萬
世者也故曰不朽幹軒之日月非可恒攬也臺榭之
風雲非可久玩也聲色之耳目非可永控也途衢之
車馬非可常擁也不撫時樹之德而揚其聲名也愚
亦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

處言貴及時修善也

天地聖賢皆以革化救害爲職是故寒極矣而調之溫
煦暑極矣而調之清涼日月以晦冥而觀照雷霆以
藏蟄而鼓動雨露以燠槁而沾潤故舜禹以洪水后
稷以阻飢湯武以桀紂孔子以亂臣賊子孟軻以楊
墨炎漢以暴秦而 皇祖以豪右貪人詩曰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言繼序者貴思而不忘也

明王之禮天下也必得臣之死志而後可將無死志覲
敵而解相無死志臨節而渝諫臣無死志逢事而默
守令無死志覆貨而黷詩曰之死矢靡它言專心匪
躬以事君也

